

XIAO
BU LAO HU
CONG SHU
小布老虎丛书
十年纪念珍藏版
S N J N Z C B

怪老头儿

漫游奇境

孙幼军 著

李根龙 图
罗文珍 图

我们怎样掉进了深渊 刻度表的问题 怪老头儿到底睡觉了没有

美蓉公司 玲珑国的老外 老明和共工 天道的风浪 猛志固常在



文静的孩子门 天塌了 太阳王子和“毛神老夸” 猎手后羿

怪老头儿的把戏 附目 第四个敢死队员 月亮城—景搭乘飞车

春风文艺出版社
CHUNFENGWENYICHUBANSHE



小布老虎丛书
十年纪念珍藏版



怪老头儿

漫游奇境

孙幼军 著
李根龙 图
罗文珍



春风文艺出版社
CHUNFENGWENYICHUBANSHE

© 孙幼军 2009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怪老头儿·漫游奇境 / 孙幼军著. —沈阳: 春风文艺出版社, 2009. 4

(小布老虎丛书)

ISBN 978-7-5313-3452-1

I. 怪… II. 孙… III. 儿童文学—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87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9) 第012553号

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地址: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 25 号 邮政编码: 110003

联系电话: 024—23284285

春风文艺出版社 网址: www.chinachunfeng.net

小布老虎编辑部 主页: xblh.chinachunfeng.net

E-mail: xiaobuhu1998@sina.com

大连天正华延彩色印刷有限公司印刷

幅面尺寸: 142mm × 210mm	印张: 10.5	插页: 2
字数: 232 千字	印数: 1—10 000 册	
2009 年 4 月第 1 版	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	

责任编辑: 单瑛琪	责任校对: 陈 杰
整体设计: 冯少玲	印制统筹: 刘 成

ISBN 978-7-5313-3452-1

定价: 20.00 元

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

如有质量问题,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

联系电话: 0411—39511122

MULU



目 录

引子 /1

一 我们怎样掉进了深渊 /6

二 刻度表的问题 /12

三 盘古的血 /18

四 怪老头儿到底睡觉了没有 /23

五 女娲的孩子们 /31

六 “假冒伪劣产品” /44

七 天塌了 /58

八 获救 /67

九 太阳王子和“毛神老夸” /77

十 大海 /87

十一 桃林 /96

十二 怪老头儿的把戏 /102

十三 第四个敢死队员 /111

- 十 四 猎手后羿 / 117
- 十 五 射日 / 126
- 十 六 月宫 / 135
- 十 七 吴刚 / 145
- 十 八 月亮城一景 / 154
- 十 九 “柜香尸”的女老板 / 166
- 二 十 搭乘飞车 / 178
- 二十一 一臂国 / 191
- 二十二 美容公司 / 205
- 二十三 国王陛下 / 214
- 二十四 特特老板·蚕女 / 229
- 二十五 山膏 / 241
- 二十六 玲珑国的老外 / 252
- 二十七 老刑和共工 / 262
- 二十八 天宫的风波 / 275
- 二十九 猛志固常在 / 287
- 三 十 息壤 / 299
- 三十一 审讯 / 310
- 三十二 委羽山 / 320
- 尾声 / 329

YINZI



引 子



怪老头儿·漫游奇境

1 GUAI LAO TOWER · MANYOU QIJING

事情是由暑期夏令营引起的。

什么夏令营啊、“旱冰训练班”哪、“三好生参观团”哪，这些好事儿从来跟我没关系，我也习惯了。可是这回是去青岛，而且班上参加的“三好生”里有两个是我哥们儿：顾欣和徐晓东，这就弄得我心里怪痒痒的。

顾欣看出来了，拍拍我肩膀，安慰我说：“其实也没多大意思，就那么十几天，一眨巴眼儿就过去了。等我回来，咱们俩天天去颐和园，清早儿钓鱼，上午一热，就下水游泳！”

徐晓东这回也同情我了，他说：“你已经有‘两好’了，再鼓鼓劲儿，到寒假，‘三好生’没问题。到时候，没准儿来个‘冰灯冬令营’，逛一趟哈尔滨呢！”

我这一学期数学成绩很有长进，听他这么说，心里挺高兴，正想谦虚两句，他又接着说：“头一好就是‘胡思乱想好’——谁脑袋里有你那么多怪玩意儿？全校也得属第一！第二好是‘瞎吹穷侃好’，什么‘怪老头儿’啊，进了耗子



洞啊，说得跟真的一样！”

闹了半天，这“两好”全是挖苦我的！

他们集合上火车的这一天，我心里闷闷的，溜溜达达，到了怪老头儿家。

怪老头儿一见我就说：“别那么垂头丧气的。去青岛有什么了不起？大热的天儿，一动就一身臭汗，到哪儿去也没待在家里头舒服！”

要是你们碰上这种事儿，你们准吓一跳：你又没跟他说过，他怎么会知道啊？我可早习以为常了，所以当着怪老头儿的面儿，我从来不敢“胡思乱想”，比方说，我心里想：“这老头儿又吹牛了！”他就会突然问我：“我什么时候吹过牛？”

我跟徐晓东讲怪老头儿的事，徐晓东从来不信。为了不让他说我“瞎吹胡侃”，有一回我把徐晓东领到怪老头儿家，想让他见识见识。那小子一见着怪老头儿，心里准得想：这老头儿个子怎么这么小？那时候，怪老头儿就会没头没脑地给他来一句：“原本挺高的，越老越抽巴啦！”

只消这么一句，不把徐晓东那小子惊得目瞪口呆才怪！

可惜那天怪老头儿的怪劲儿全没了，表现得跟一个普通退休的傻老头儿没丝毫区别！徐晓东拿他穷开心，临走还把他跟小烧饼一样大的木头棋子偷走两颗。出了门，他把两颗大棋子交给我说：“去个屁的吧，什么‘怪老头儿’，整个儿一个傻蛋！”

我没话可说。可是第二天放了学我去怪老头儿家的时候，怪事又出来了。我说：“您真行，让人家偷走这么大的



东西都不知道!”

说着，我把用半张晚报包着的那两颗大棋子儿从书包里掏出来，往桌上一拍：“还给您!”

报纸摔破了，露出两颗扁扁的鹅卵石。我怔了一下，叫出来：“这是怎么回事?”

怪老头儿瞧着我，一脸的莫名其妙：“我还想问你呢!你是什么意思?我家预备这个干什么，打架?”

我叫起来：“不对!是徐晓东偷走你的两颗大棋子儿，一个红‘马’，还有一个是黑‘卒’!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你这孩子有毛病。”一边站起来，拿过他装象棋的布口袋，“哗啦”一下子丢给我：“刚才还下着，一个也不缺。”

我不服气，抖落出棋子来看，红马和黑卒都在!我在家用报纸包上的，明明就是这两颗棋子儿!怪老头儿安慰我说：“我明白你带他来的意思。不是我不给你争面子，我不能够。我跟那孩子没缘分!”

我把这事跟徐晓东说了，徐晓东死也不信。他反而更认定我“瞎吹胡侃”了。

按怪老头儿的说法，他跟我是有“缘分”的。好像确实是这样，我一有什么不痛快的事，就情不自禁地往他那儿跑。

不过，这回他的“大热天儿的，哪儿也没待在家舒服”并没给我什么安慰。我说：“我还从来没见过大海呢!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大海有什么了不起，想看大海还不容易!”

我顿时来了精神。说不定怪老头儿真有什么办法，能



让我去一趟青岛。

“干吗非去青岛不可？”怪老头儿又说，“就青岛有海呀？”

我说：“您大概不至于拿北海公园对付我吧？使个障眼法儿，让小白塔、五龙亭、游艇什么的都不见了，再让湖水掀起大浪头……”

怪老头儿乐了：“瞧你这小子！我什么时候又使过‘障眼法儿’了？我也没法儿让湖水掀起大浪。你当我是谁，东海龙王啊？”

我说：“反正我要看的是真海，就是那种一眼看不到边儿，顶上飞着雪白海鸥的大海。那种鸟儿叫得真好听，小猫一样，‘喵儿喵儿’的。我在电影里见过！”

怪老头儿瞪着我说：“我说赵新新，咱们先讲清楚：你到底是看海，还是看鸟儿？要是看鸟儿，鸟市上就有，怎么叫的全有，别说像猫叫，还有像驴叫的呢！”

我听出有门儿，赶紧说：“好好好，看海，看海！”

怪老头儿的口气缓和了：“其实，鸟呢，也不妨捎带着瞧瞧。‘喵喵’叫的白海鸟不新鲜，满世界都有。我让你看看独一无二的黑海鸟，叫出来的声音是‘唧喂！唧喂！’”

我问：“您讲的是‘精卫鸟’吧？”

怪老头儿吃一惊：“你怎么知道？准是蔡老师给你们讲的。”

我很得意：“我看过一本《中国古代神话》，那上头就有。”

怪老头儿赞叹说：“读书人，学问就是大！”

我谦虚了一句：“这不算什么。”



怪老头儿说：“既然知道，那就不用看啦！”

我连忙说：“两回事，两回事！——‘百闻不如一见’嘛！”

也许怪老头儿是吹牛，不过，要是我真的不仅看见了大海，还看见了精卫鸟，准能把那帮去青岛夏令营的家伙全镇住！

怪老头儿说：“看样子，非领你去一趟不可了，不然，你非得说我‘吹牛’。”他扫一眼他的破闹钟，“才八点半，来得及！你现在没事儿吧？”

我赶紧说：“没事儿，没事儿！放暑假了有什么事！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你跟我来。”





YI WOMEN
ZENYANGDIAO
JINLESHENYUAN



一 我们怎样掉进了深渊

怪老头儿把我领进里屋，拉开大立柜的门。怪老头儿出门从来不换衣服，也许这一次路很远，他要带上几件换洗的。我跟他身后说：“我可什么衣服也没带……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用不着！”

他把胡乱堆在里头的衣服、鞋子都掏出来，丢了满地。东西掏空一半儿，我发现立柜内壁上还有一扇门，门上还有个电镀的把手。我从没见过背后还有门儿的立柜，正自纳闷，怪老头儿边忙碌着边说：“你小孩子见过多少！”

里边那扇柜门旁有个小钩钩儿，上边挂着一顶破毡帽。怪老头儿把那顶毡帽摘下来，也丢在地上，然后钻进柜里，踮起脚尖，用力往上推那个钩钩儿。

原来那个挂钩可以上下移动。这倒也不新鲜，显然，他要挂一件长袍，就需要把那钩钩儿向上移动些。奇怪的是，那个钩钩的两侧有许多黑色的刻度，好像是用烧红的炉钩子烫上去的。

他把挂钩推到接近柜顶的位置，扭头对我说：“进来！”



我犹豫了一下，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。不过，既然他让进去，想必有什么名堂。于是，我也挤进大衣柜。怪老头儿又说：“把柜门关好！”

我勉强转过身去，把大衣柜的门拉严。

大立柜里立刻一片漆黑。

我看不见怪老头儿，只觉得他正用力推里面那扇门。立柜紧贴着墙，他是不是想连墙一起推倒？

可是，忽然一阵凉风吹来。没有墙壁倒塌的声音，立柜也没有移动，柜门却显然被他推开了。

吹来凉风的方向同样漆黑一团，没有丝毫亮光。怪老头儿拉住我一只手，悄声说：“跟着我走，别害怕！”

黑暗中，我紧紧抓住他一只枯瘦的手，迈开脚步。

第二步迈出的同时，我听见自己的惊叫声。

这一脚完全踩空了，我全身忽悠一下，直坠下去。

还好，下坠的速度并不快。我像是往下“飘”而不是往下“掉”。所以，下坠最初一刹那脑子里闪现的“我要摔死”的念头又倏忽消失了。按照这样的速度，我即使落到地面，也不至于把腿跌断。

可是，接下来产生的感觉又让我恐惧起来。我听见两耳边有“噗噗噗”冒水泡的声音，似乎我是掉进了水里。我本能地屏住呼吸，双腿用力蹬，两臂也使劲划动，就像从跳台上跳进游泳池之后来的那一手儿。

糟糕的是，休说返回水面，就是让身体停止下沉我也没办到。那水比油还滑腻，根本产生不出“反作用力”。不论我使出多大力气，身体还是一直往下沉。

我不知道怪老头儿什么时候松开了我的手，也不知道他



什么时候又揪住我的衣领。他显然也在拼命挣扎，并且死死揪住我不放，我搞不清他是想把我揪上去，还是捞住了一根救命的稻草，指望我把他救上去。

“明摆着是出了点儿毛病，”怪老头儿忽然说话了，虽然那声音怪怪的，像是谁把他装进了瓶子，“怕是咱们粗心啦！——我说新新，你憋着气干吗，不怕憋出毛病来呀？”

我真的快憋昏了。听他那口气，他能像鱼一样在水里呼吸。我不能，但是我实在憋不住了，活活憋死还不如呛死！

于是，我大喘了一口气。

真奇怪，一点也没发生立刻呛一口水的情况，好像我并不是置身深渊，而是在陆地上！

“咱们这是在哪儿？”我大声问他，觉得自己的声音也闷闷的，怪怪的。

“咱们哪？”怪老头儿回答，“你是说，咱们在哪儿啊？好像不是在海里……好像是在一个很特别的地方……”

原来他也不知道！

我有些慌乱，又有些生气：“您原本打算把我领到哪儿？”

“咱们不是说，看大海吗？”

“这就是大海呀？”

“跟你讲了，不大像。海水不这么滑不唧溜、又黏糊糊的……喂，新新你说，这玩意儿是不是有点儿像油？”

“甭管像什么，”我着急地说，“这到底是什么地方？”

“甭管什么地方，反正不是大海！”怪老头儿也不耐烦



了，“都是你，老是嚷嚷‘看大海看大海’的！要不是你使劲儿催，我也不至于慌慌张张，把表对错！”

我有些明白了，我问他：“你立柜里烙出来的横条子，是一个一个地方吧？你想对准大海，结果对准了油罐子，是不是？”

“错啦！”怪老头儿又有点儿得意了，“我那个刻度表是管时间的。你当是‘唧喂鸟’现在还找得着啊？要是找得着，让你爸给你买一张去北戴河的火车票不就完事了？何必还让我领着！”

我叫了一声：“您异想天开，打算把我领到几万年以前去？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大惊小怪的干什么，你是说我办不到？”

我说：“那得穿过‘时光隧道’，要超过光速好几倍才行哪！我在电视里看过，那几个小子想见见活的恐龙……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那几个小子太笨。像我这么着多省事！跟你实说了吧：现在咱们就已经到了多少万年以前了。到底多少万年，我可就弄不清了，因为刚才你那么一闹腾，我也着急了，往上一推那个挂钩儿，可能就推过了头。这么跟你讲吧：咱们准是到了恐龙和‘唧喂鸟’都还没生出来的时候！”

说话的工夫，我们俩继续下沉。我对怪老头儿说：“您换个地方揪着行不行？老是这么揪着我领子，我脖子勒得难受。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哎哟，揪着你领子哪？你瞧我，黑咕隆咚的，也没留神揪的是什么地方！”





他松开我的衣领，改成牵着我的手。

我问怪老头儿：“现在怎么办呢？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也没什么难办的。要么是咱们俩摸回去，我再重新把时间表对准‘唧喂鸟’那会儿；要么是咱俩睡上一觉，一直睡到‘唧喂鸟’生出来。”

这两招儿都够玄的！我问他：“咱们沉得这么深，四周又这么漆黑一团，您保证能摸着您那个立柜？再说睡觉，就算咱们有本事一边翻跟头一边睡，您准知道睡醒了就能看见大海和精卫鸟？”

怪老头儿说：“有志者事竟成嘛！咱们俩使劲地往上摸，我就不信这辈子摸不着那么大的一个立柜！睡觉也绝对是个好办法。跟你讲了，咱们是赶到‘唧喂鸟’前头去了，只要你耐心等，没有等不着的道理！一觉睡醒，‘唧喂鸟’还没孵出来，咱们再接茬儿睡嘛！睡觉还累着你了？”

我越听越玄。此时此刻，我特别想看见怪老头儿的脸。要是他嬉皮笑脸，就说明他胸有成竹，这么胡说一通，只不过是跟我闹着玩儿；要是他面有难色，事情可就很不妙了！

我尽量睁大眼睛，想看见怪老头儿。

就在这时候，我觉得在怪老头儿的头顶上，距我们很远很远的地方，有一小团朦朦胧胧的黄光。那光线虽然十分微弱，看不出怪老头儿的脸，却显出怪老头儿脑袋的轮廓来。我忍不住叫道：“瞧，那边有亮儿！”

怪老头儿扭过头去。

“没错儿！”怪老头儿也叫起来，“咱们就奔那儿！”

我们悬在半空儿，既无法迈步，也无法在那滑溜溜的液体里游动，实在不知道该怎么“奔那儿”。忽然，我的胳膊被牵动，身体随着向斜上方猛地滑了一段距离。是怪老头儿拉着我游动了！

我也双腿一蹬。

这么一蹬，“噌”一下子，我的身体向上滑出去好远。这回是我把怪老头儿牵出一大段距离。怪老头儿夸奖我说：“行啊，新新，大蛙式游得不赖！”

说着，他又双腿一夹，我们又向前一冲。

我们俩就这样交替着蹬水、划动单臂，飞速地向斜上方有亮光的地方游去。周围的液体还是那么滑腻，但是情形变得和刚才完全不同了。我一时还弄不清这是什么原因。





ER KEDU
BIAODEWENTI



二 刻度表的问题

斜上方的光亮越变越大，很快就成了一大团橘黄色的光，有些像刚刚从地平线升起的大月亮。只是它还朦朦胧胧的，没有一个清晰的轮廓。如果那确实是个大月亮，它也一定被裹在一层薄纱似的云彩里。

不管怎么朦胧，它还是照亮了我们，让我们看清了彼此。怪老头儿松开了牵着我的那只手，这样，我们就游得更快了。

我们匆忙的劲头，很像黑暗里一对飞蛾突然发现烛光，拼命鼓动翅膀扑向希望。要是按照蔡老师“写得美一些”的要求，应该说，怪老头儿是游得十分潇洒的。他肥大的长衣长裤在水里舒展开来，随波飘动，使得怪老头儿一扫平日的土里土气，倒像奔月的嫦娥。我穿着T恤衫、牛仔短裤和一双白色运动鞋，比他更适合水里的活动。我故意游在他后头，只为欣赏他“飞天”的优美姿势——这可是百年不遇的！

不管我们怎样奋力蹬腿、挥臂，我们也弄不出一点儿声

